

站在魔鬼（不）寫實的視角與世界搏鬥： 不婚家，不（新）正常，不同化

洪凌

I

不如同第一世界建制學院的時間順序與鮮明的「決裂」，台灣的文化學術政治圈並非整齊發展了先「同志」後「酷兒」的理論/政治與實踐優劣。然而，不可諱言的是，即使在 1990 年代上半段，同志酷兒叢集滋生的情境之內，有某種「視框」的差異：即使都踐行性/別魑魍的生命與文化社會位置，這近二十年來，同志逐漸與國家法理性別治理靠攏，個中的主導勢力異常歡迎「先處理常態性別議題」（包括同志正典，權益立法等）的「法制」路線。酷兒從島嶼邊緣的專題起家，十幾年來同時身為「恐怖怪嬰」（l'enfant diabolique）與體制內外穿梭的反叛意象，彷彿既質疑也（不得不）合謀於在生產性的某種規矩，也就是在家國女性主義與常態同志的夾圍之內，酷兒既是必要的多出物（object of excess），但也必須被吸收歸納為「奇幻且不寫實」的，可以很絢麗很張狂但不可「長久」，更不被（異性生殖主義為主的政治）視為與前兩者的「認真」（必須被嚴肅對待）。

II

這幾年來以「酷兒理論研究員」或性別所助理教授介入（貌似不）「性/別」場域（如*非成人*公共性事件、居住權、社會不順從、反婚姻國家戰線）的時候，酷兒（無論是理論或生活方式）被當作「妖魔能指」（signifier of wickedness）與不被當真的「反社會慾望薈萃點」，愈發激化了地盤、主體性與優先順位的戰爭。同志理論的國家粉紅清洗造就出長治久安與【並沒有不同於異性戀規範】的呼籲；身為酷兒（理論者與實踐者）我的回應是該拾起被放在「非現實」領域的酷兒騷亂動能，再度與左翼性/別連線，（非法且不抱歉地）佔領比喻與實際的空屋，拒絕「一個身體一個名分」以及「一夫一妻一夫妻」的主導性論述，重新拉出酷兒不同於安分守己同志的革命視野差距，認真處理並看待性與性別罔兩們看待（非）未來的激進想像。

III

(接續 1130 怪胎集社的回應與 proposal) 豐沛龐大能量湧現的(西方) 1970 年代不該成為某種凝固的被崇拜願景(物), 原封不動招還回這個當下。然而, 這樣的論述產製並不是主講者與其內容的問題, 而是目前的我們是否有可能 **dynamic and pervert-ize** 這樣的「凝固性」(拒絕婚家的變態酷兒如何「滋生培養」同類?) 如果從共居的可能找到各種居住與非國家支持(性與性別)的持續戰鬥, 我自己的主張是酷兒更應該站在反常態生殖(即使是男同與女同合作的「生殖」結社)的「激化」位置, 不要忙著催眠自己生孩子(橫豎不盡然會生出酷兒小孩), 而是設法讓既有的胚胎與兒童與 **minor/non-adult** 更有可能(有資源, 有發語權, 有支持系統)成為林林總總的「變態毀壞欲力」化身。

於是, 與其談溫馨層面的酷兒也要集結為多元家庭, 我會更建議來談某種接合早已成型的「在地」的酷兒慾望騷亂, 例如 1130 當成許多性冒險(與生活面目)講的「聖經」性愛, 以及身為大學教師很難公開以第一人稱講述的「猥褻兒童」情慾經驗, 並如何在「猥褻」之後把這個「兒童/青少年」培養成自己的 **queer brother**。然而, 值得「警醒」的是, 這種談論不該落入「崇拜迷戀招還」1990 年代的華麗墮落張揚酷兒: 當時的「被容許度」的確是現在所不能類比。對於「今昔」待遇差別的某種解釋是, 1990-21 世紀初的台灣都會(文化學術)酷兒可以恣肆狂傲, 具體脈絡化的緣由之一是這些 **embodiment of unruly genders and sexualities** 佔據的地盤強力度與現狀的開明建制(如女性主義政治與好的男女同志政治)願意賦權或投入的程度有別。彼時, 他們/我們的優勢是被(常態視為問題性的)非婚非家網絡(如學術, 文化, 文學, 甚至整體的「反叛文化」界)所支撐(即使視為「好玩的東西»)甚至「愛慕」(試圖開發自身的異性常態主流把酷兒視為新的慾望物)。而現狀, 酷兒不但要與「新正常」的同志主體交鋒, 更要拒絕新自由主義, 隨時在各種場合與貌似開明但只能訴諸良心中產的治理之道抗衡。